

第

三十四

集

粵雅堂叢書

第

十四

集

粵雅堂藏書

五代詩話九卷 羽士 鬼怪

新城王士正原編

晉安鄭方坤刪補

呂巖

呂巖真人字洞賓京川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
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
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清閒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
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
觀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龍擊鼓陞堂龍見意

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旁有竊法者呂毅然出
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
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
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
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卽不問如何是
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卻瓢囊撼
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
用心龍囑令加護補指
月錄

復齋漫錄云異聞集載沈旣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

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
之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敘以爲呂渭之孫仕德
宗朝今云開元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苕溪漁隱曰
回仙嘗有詞云黃梁炊未熟夢驚殘尙用枕中記語此
可見其非呂翁也靈怪集載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事
絕相類浮世榮枯固已如夢矣此二事又於夢中作夢
記可笑亦可嘆

補漁隱叢話

吳虎臣辯唐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
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謂此呂翁非洞賓自

序以爲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日開元中則呂翁非
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
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
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
術時至陳搏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
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
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知
洞賓乃唐末人此皆吳說蕭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
過三十年唯應巖谷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爲土簷外稚

松青拂天枕上功名祗擾擾指端變化又元元刀圭乞
與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劒仙第五句誤用呂翁事

補賓退錄

自王重陽全真教行而趙昌父選唐絕尤延之紀唐詩
皆取鍾呂作世遂亡弗以二子爲唐人者以余攷之呂
蓋五代人而鍾顯宋世其不得爲唐人一也何以明之
鍾呂傳道集稱施肩吾撰肩吾中唐後人於呂爲前輩
不應爲其弟子藉令受道之士齒非所拘則唐人之好
奇語誕什倍宋時如元怪杜陽異聞甘腴之類往往假
稱神怪以自發其詞而呂之顯迹宋世婦人童子稔相

傳述胡唐之小說無片詞及之僅傳道一集耶此其不得爲唐人一也又太平廣記采摭累朝小說數百家至唐人撰述宋初存者什九亡弗備收如神仙一類卷至數十卽杜子春輩之無稽紀錄不遺乃鍾呂傳道集竟不見采攷之總目亦無其名其書雖見於文獻通考而劉昫舊唐書志中不列則其僞作而託名肩吾無可疑者此其不得爲唐人二也鍾之詩可見者惟二絕句呂之詩可見者僅一絕一律然尤延之所采竟不知得之何書趙昌父因延之計敏夫紀事又本之尤趙而元好

問鼓吹一律又不審得之何書者也然則三絕一律庸知非鍾呂宋時之作諸公因其自稱唐人故從而彙之於唐耶庸知非當時因二公顯迹而好奇者託附其名好事者遂目爲其作耶觀虞伯生旅店一詩滕玉霄訪友一詩當時皆以爲呂作則他可例見矣

補少室山房筆叢

攷呂之顯迹五代見於雜說者其句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見於詩話者其句有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鎗裏煮山川似是本詩而朝遊北海暮蒼梧亦可信者然皆五代小說所載也鍾之詩句可徵者莫

厭追權笑語頻一首然僅宣和書譜及之也自餘呂之
顯迹幾遍天下率宋南渡以前鍾之顯迹惟王定國一
書及王老志爲弟子耳其謂鍾爲呂師止宣和書譜一
言餘雖呂自言未數數也賓退錄引宋朝國史載關中
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狀如嬰兒時至陳搏室贈以詩
宋得天下距五代又數十年而呂才云百歲則洞賓之
爲五代時人灼然可見而施肩吾傳道集之贗不加辯
而自明矣

補少室山房筆叢

世傳神仙呂洞賓名巖洞賓其字也唐呂渭之後五代

閒從鍾離權得道權漢人邇者自本朝以來與權更出
沒人閒權不甚多而洞賓蹤迹數見好道者每以爲口
實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還道岳州客
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閒
而去其一云朝遊岳鄂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麤三入
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
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
過說者云寺有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
松顛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先大父使余誦之後得李觀

所記洞賓事碑與少所聞正同青蛇世多言呂初由劍
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氣鍊劍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
茫不可知疑信者蓋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
者區區百骸亦何足言棄之則爲佛存之則爲仙在去
留閒爾洞賓雖非余所得見然世要必有此人也

補蒙齋筆

談

呂巖字洞賓幼名紹先京川人二十不從婚娶會昌咸
通時舉進士滯場屋者二十三年五十道始成祖渭禮
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予嘗召箕洞賓降書云輕揮羽

扇平分湘水烟霞泉石爲佳侶清風兩袖氣粗豪洞府
飛過經千里飽嚼瑤華醉斟玉髓乾坤收拾葫蘆裏一
聲長嘯海天秋數著殘棋山月起未書曰踏莎行予請
作西湖賦卽運箕如飛筆不停輟有云攀碧落之兩峯
卧白雲於三竺六橋水流魚與俱四賢堂寂鹿獨宿真

佳句也

補畱青
日札

世傳呂先生詩黃鶴樓前吹笛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
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呂先生非洞賓乃名
元圭者也其詩元題于石照亭牕上仍記歲月云乙丑

七月二十六日當元豐閒喻涉爲湖北提刑題詩其後
云黃鶴樓邊橫笛吹石亭臆上更題詩世人不識還歸
去江水雲山共渺瀰或曰元圭乃先生之別字也

補能
改齋

漫錄

世傳上中下八洞皆有仙人故俗動稱八仙云如所謂
鍾離鐵拐韓湘子張果老之屬皆列仙傳採拾而強合
之耳張果乃明皇時術士與羅公遠葉法善同在朝非
仙也獨呂洞賓者史傳所載靈異之蹟昭彰在人耳目
想不可謂之全誣今世所謂純陽詩字甚多如朝遊北

海暮蒼梧及石池清水是吾心者好事者哀爲之集但
純陽唐人既舉進士又列仙籍而其詩乃類宋人口吻
豈亦後人傳會所成耶不然既遺世高舉而又屢降人
閒若戀戀不忍舍者何也退之云我白屈曲住世閒安
能從汝求神仙此視純陽去而復來者過之遠矣

補五
雜組

唐末馮翊城外酒家門額書云飛空却回顧謝此含春
王於王字末大書酒也字體散逸非世俗書人謂是呂

洞賓題

補清
異錄

後周末汴京民石氏開茶肆有丐者索飲其幼女敬而

與之如是月餘父怒笞女女供奉益謹丐謂女曰汝能
啜我殘茶否女頗嫌之少覆於地卽聞異香亟飲之便
覺神體精健丐者曰我呂仙也汝雖無緣盡飲我茶亦
可隨汝所願女只求長壽不乏財物呂仙遺詞曰子午
當餐日月精元關門戶啟還扁長似此過平生且把陰
陽仔細烹遂不復見宣和中又遺吳興倡女張珍奴詞
曰坎離坤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兩山
頭漸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閉固煉庚申要生龍
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只道先生姓呂蓋步蟾宮詞也

補詞苑
叢談

東坡云同仙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石榴皮書其家東
老庵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
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
余次其韻云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
白酒畱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符籙道士晨興際華嶽
先生屍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句猶傳青紙小朱書淒涼
雨露三年後髣髴塵埃數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
君竟不中書

補漁隱
叢話